



公社的秧苗

康 濯

I 247.7

335

10318

59/12

(5)

公社的秧苗

康 濯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公社的秧苗

著 者 康 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850×1156 1/32 印张：4 13/16 插页：5 字数：105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册（内精装1,000册）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252

精装定价：（八）1.05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短篇小說十三篇，都是作者近兩年來的新作。《公社的秧苗》描繪了公社技術員楊萬林在培育甘薯秧的過程中所表現的先進品質，以及和留戀資本主義道路的上中農作鬥爭的故事。《第四塊試驗田》描繪縣委第一書記在種試驗田的過程中，受到少先隊員的啟發，改進了工作方法，推進了全縣的更大躍進。《初升的太陽紅艷艷》描繪的是一個老農民，生產經驗豐富，思想覺悟很高，公社評級時，大家一致同意評他為二級，但他認為太高，要求支部書記降低級別。作者借這個老農民和支部書記之間的這段糾葛，反映了農民中新的共產主義風格的成長。《太陽初升的時候》描寫農村建立人民公社以後，人們思想上的根本變化。作者通過陳銀海和他父親精神面貌的改變，充滿激情地描畫了這個歷史事件。《衛星嫂》和《冬天里的早春》描寫了兩個農村先進婦女的形象。一個溫柔沉著，不慌不忙；一個胆大心細，工作有条不紊；作者通過這兩個質樸而生動的形象，反映了農村婦女的真正解放。

目 次

公社的秧苗	1
第四块試驗田	15
初升的太阳紅艷艷	21
太阳初升的时候	31
卫星嫂	57
半天空里彩花飄	65
开头的一步	68
火箭和綉針	71
冬天里的早春	84
徐水平原的白天黑夜	97
春天的怀念	116
重逢的时刻	130
黑夜繁星滿天	138
写在后面的話	149

公社的秧苗

四月，河北的农村一片大好春光。这正是播种的紧张时期，也正是草长花开的季节。在北星人民公社的楊台生产大队，还另有一番赛过春耕播种和草长花开的风景，那就是技术员楊万林培育的甘薯秧。他那个大院里棋盘格格似地盘了二十多条甘薯育秧炕，每条土炕上的秧苗都长得青青翠翠，挤挤簇簇。远处看，很象是平平整整地堆放了一叠綠毯。近处看，更是水滴滴，綠汪汪，嫩嫩生生，又肥又壮。誰見了都会眼前一亮，心里一惊。附近的村子每天都有人去參觀，那东西也实在叫人百看不厌。

不过，去这个院里參觀的人，即便是只在薯秧炕边站一站，也并不都那么輕松容易。管理薯秧的楊万林，待人也跟待薯秧一样。好賴有点毛病的秧子就得拔掉扔掉，好賴不合他标准的人就死活都不讓參觀。眼前正是春甘薯开始插秧的时期，各个生产小队都不断派人来他这炕上剪秧子；这工夫他更是紧张万状，对派去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。

这一天，他正站在薯秧炕边，拿着一本技术書，出神入定地在钻研什么事。猛然觉着有誰走进了院子，不禁心里一惊，赶紧放下書本，轉回头就要去考察来人的身份。这才发现原来是公社的社长。只听得社长頂头說道：

“別着急，万林！”社长姓史，跟楊万林来往不少。他眯了眯眼儿，又說，“我是光看不动！”

楊万林噓的喘了口气，立即喜洋洋地慌忙說道：

“哈，史社长，你这人可就是跟我一样！”这是不是跟“我”一样，就是他待人的标准。跟他一样的就热烈欢迎，不一样的就坚决拒絕；好象他这个“我”很有点偉大非凡似的。他接着又說：“看吧，老史！你別說是看，即便是拔下几棵秧子，我也举手贊成！”

說完，就領上社长四处察看。这楊万林快到五十岁，一顆圓球脑袋，脑瓜頂又亮又光。个儿墩墩实实的，身上旺气勃勃，很象个矮脚虎。他掏出本本和鋼笔，緊張地盯着社长，就跟个画家要給社长画像似的；实际上自然只是准备記下社长的指示。社长却嘻嘻哈哈地边看边問，什么指示和意見都沒提。

人們也的确很难給他提什么意見。他是大跃进当中人人公認的紅旗育秧家。本来他們楊台村和北星鎮一带过去并没种过多少甘薯，直到去年大跃进才开始大种，楊万林也是在去年才第一次搞育秧。他們这儿祖輩种甘薯的地方是在南星鎮，那里有个姓王的老汉，侍弄甘薯的技术名傳百里，外号“甘薯王”。楊万林的丈人家恰好在南星，过去他免不了也断断续续地見過一点“甘薯王”的手艺；去年又去学了学，回来就在自己的小院子里盘了几条炕。可也就这么一下，竟干得超群出众。后来成立人民公社，县里办起了个小型的土化学工厂，需要甘薯做原料，楊万林这就成了整个北星公社人人重視的薯秧技术員。本村大队上并把他家房后一处大破院跟他的院子打通，把全队的秧炕都盘在这儿交給他包办。他也越干越过瘾，創造一个接一个。現在史社长看呀看的，都快給看成个笑人儿，后来竟欢喜得制不住搔了楊万林一拳头，又豎起个大拇指对他直晃。沒想到这可把楊万林臊的跟个小孩一样，他紧随着社长，嚷道：

“我說老史呀，你这人可怎么又跟我不一样呐？啊？”

手里的本本也送到了人家的鼻子尖，非叫給提提意見。這時候，社長却收住了笑臉，說是他不光沒意見，就連參觀都參觀不完——外面有好些人等他有事。又說：

“我這也是專為一件事來找你的。”社長看了看手表，神態很有些焦急，“咱們柳台大隊的薯秧越來越糟！你得再去跟他們研究研究！你你……節氣不饒人，聽說縣委劉書記還要來查看。你怎么也得幫着給挽救過來！就，就這事。”

史社長轉身就走。楊萬林這個火燙燙的活跳人兒，不知怎么陡然變成了呆子。他連社長都沒送送。又有個什麼人走進了院子，他也沒理會。他腦袋里轟轟直響，好像是柳台生產大隊的薯秧在亂喊着救命。本來這早就是他的一塊心病，史社長又把這塊病說的厲害了七分；更何況縣委劉書記還要來察看！鬧得他巴掌捂住腦瓜皮，直望住眼前絨毯似的綠苗發楞。

“呸！”剛進來的那個人吼了他一聲。這是楊萬林的老婆，也是他育秧的助手。老婆有事儿去娘家住了一夜，這才回來。可回來了也沒顧着喘喘氣兒，就對着丈夫直嚷：“大天白日的發什麼傻哩！告你說！南星鎮上的薯秧都壞了一多半！”

楊萬林眼前一黑，跟老婆招呼都沒打，就哇呀了一聲。天哪天！柳台要救命，可南星鎮又有了病人——這也是他聞到過風聲的呀……只听得老婆又道：

“你知道不？我娘家的人們都在說，你是從人家那兒學的手藝，這如今可看着人家遭災遇難，倒裝聾裝啞，不去拉幫拉幫人家啦！”

老头子自言自語：“我裝聾作啞？我？”忽然脖子一梗，邁開短腿就往外沖。又回過頭來，氣勢汹汹地告給老婆：“好好給看住秧子！東北角上那盤炕還得澆澆水！使噴壺細澆！也得上化

肥！使湯杓兒一棵一棵給喂！聽見沒有？”老婆說：“走你的吧！”猛又喊了一聲，“回來！你不帶干糧？不戴草帽？”

楊萬林唉了一聲，有點兒泄氣。他跟老婆的關係就是這麼特別。有時候，他對老婆說話可就象下聖旨；但村里卻有人說他怕老婆，偶爾之間他也的確會把老婆當作個神，現在就正是這樣。他因為沒找見草帽，看到老婆遞過來干糧包包，一邊伸手去接，一邊竟慌得兩手發抖。好在老婆沒再說什麼，他這才又鼓起勁兒，虎彪彪地跑出了院子。

沒想跑到村口，卻發現自己還沒決定先去哪兒。柳台村就在跟前，又是上級交下的任務，縣委劉書記還得來這一帶檢查！南星鎮却不是他們公社，而是南星公社。可是，那兒的事不知怎麼倒更叫他牽腸掛肚。那兒有個“甘薯王”，怎麼恰恰會在薯秧上遭災遇難？聽說那人是有點老糊塗了，又說是技術上有些保守落后。可是，那怎麼叫人相信哪！去年春天他不還好生生地教過自己么……楊萬林邊走邊想，腳步卻直溜溜奔了南星。原來他是覺着柳台的病雖說不輕，但人家的病根他還了解；南星的病却是玄虛奧妙，他得先往遠處看個究竟，再說他跟那兒也有點拜師學藝的因緣。

楊萬林有意無意地掏了掏兜兒，掏出兩本技術書，一路上就來回想着書上的話和“甘薯王”的技術。他原來還是個身不離書的人物；據說生下來就聰明得十里香，千人愛，長輩們便也一心想望他有個出息，送他念了幾年書。可是，一個光屁股貧農，念書又能念出個几長几短！几十年来除了上地，就只是闢下了個黑夜非得要看書、熬燈油。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、《西游記》，炕頭一盞豆油燈，直看到鷄兒叫。結婚以後，半夜老婆睡醒了一覺，伸出胳膊奪過他的書往立柜上一扔，扑的把燈吹滅。他悄悄鑽進被子，單

等老婆睡熟，又偷偷坐起，点灯下炕，搭上凳子，从高高的立柜上拾回宝贝，再看。看多了，自然就跟穷叔伯哥儿讲说。什么杀富济贫，抱打不平；好象世界有了盼头，身上也长了志气。不过，老婆却恨得要把他油锅煎，斧头砍。他也自知待人家理屈，就由着人家打个两棒槌、两鞋底，也就这么闹下了个怕老婆的名声。

日寇占领时期，村子里一片黑，杨万林的模样也瘦成了个鬼。那工夫被逼着去领的“良民证”上贴了个象片，他那象片上的人就跟棺材里刨出来的骨头架子差不多。没办法，只得秘密找人说个武松和花和尚，坚决表示他们不是“良民”。忽听得村里果真来了武松那样的英雄，来了个老刘同志——就是如今的县委刘书记。当时杨万林听刘同志说的比什么都开窍，又见人家兜里装了本书，就要了回去。原来是毛主席的《论持久战》。黑夜里，不看犹可，越看越长精神，觉着这本书大大超过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。那书上分析战争胜利的条件，字字叫他信服；特别是对相持阶段和敌人后方的战争形势所作的分析，他看了更是身子霍的一跳，掀开被子直叫好。没想老婆给他吵醒过来，又抢过他的书往立柜上一扔。这一回他可真的变成了花和尚，猛然怒火万丈，生平第一次揍了老婆一拳，一边咬牙骂道：

“个臭娘们！我这看的是天书！是要打日本，闹革命，求解放，救人民的书！你你，你敢冒犯天条？快给拾回我那书！不的话，我要你的命！”

他眼珠瞪的象火球，胳膊鼓的象铁棒，嘴里呼味直喘，挺着拳头对住老婆直挥。老婆只当他发了疯，吓得爬爬蹬蹬地取下那本天书，丈夫这才收敛了那股野劲。从这以后，杨万林慢慢也给老婆说点革命的事，并且把他那股钻书的劲头放到了工作上，这些年又放到了农业技术上；他老婆也慢慢对他有了点尊敬，村

里人們更是越来越尊敬他。而他也就这么在无意之中把自己看得偉大非凡似的，碰見他認為的一切好人好事都当作跟他一样，坏人坏事自然就跟他不一样。此外他还一直藏住了过去那張“良民証”上的象片，誰要不信服他說的那种种好人好事，就掏出象片給人看，一边說道：

“你猜猜这是誰！看看咱們这世道是不是跟我說的那樣在往天上走！嗯嚟？”

不用說，南星鎮上的“甘薯王”过去在他眼里也是一个跟他一样的好汉。可是，如今这位好汉竟叫他迷了眼，看不准，摸不清……

他一溜快步跑到了南星，跑得脑瓜頂流油发亮。哪儿都没去，徑直就找“甘薯王”。那人沒在家，他就在人家院里查看薯秧炕。这一看，看得他心里窝着的火气和路上走出的热气，一刹眼就都透底冰凉。他搭拉着圓球脑袋，矮墩墩的身子一軟，往地下一蹲，眼里发潮，直想要哭……

这院里十几盘炕，除了三条老炕还好，其余的秧子都死了个差不多。甚至挖出土里的甘薯种母，竟也一个个都成了又臭又烂的酱块！这还不說，問題是秧子炕其实根本没什么大灾大病，病根儿不过出在日常照料上头。炕上温度冷热不均，一早一晚和阴天雨天沒給薯秧盖被。澆水不对时，不对量，施肥也不問粗細和多少，更不用說掏点草灰和晒点尿泥給滋补滋补。普通的黑斑病都沒防治，长了黑斑的秧子也沒拔掉，硬看着讓它傳染。这院子又敞又亮，可炕上得到的阳光和空气反倒不够，不匀！唉，这經管的把式哪能算上什么薯王呐！这家伙跟他楊万林簡直就根本不一样，即便是跟个剛学育秧的小青年也不一样！

只見人影一晃，“甘薯王”忽然蹲到了楊万林跟前。万林半

張着嘴兒，突然驚愕地發現這位薯王竟成了個干癟癟的糟老头子！去年他不還是個挺精神的噲實老漢么？

“老王哥啊，老師傅！”楊萬林來不及想算什麼，沖口便說，“咱們這甘薯可是一宗寶呢！”

王老漢看都沒看他，說道：“我把甘薯當寶貝的工夫，你怕連種甘薯是撒子、是插秧都還沒鬧清哩！”想不到糟老头的話這麼噲人。而且還呼地往起一站，胳膊掃着秧炕說：“這能怨我？我沒有起早戀黑？沒有熬眼傷神？沒有光身子挨凍，早早晚晚揭下被頭蓋秧子？”

老家伙叫驢似地左蹬右蹶，還不時跑去拔掉几棵長黑斑的秧子。嘿！那拔秧簡直是千里挑一不落空，眼明手快，又穩又准，楊萬林竟看得心里發甜發痒。但他卻又听得薯王說道：

“可我要糞沒糞，澆點水也得拜祖求神！給我的助手又是光有手沒有勁！全大隊、全公社還都要找我當顧問！我又不是千手佛萬寶神！你你……你怕我看着這活跳跳綠烏烏的秧子又傷又死的，不心痛？不心痛？哇呀呀呀……”

糟老头對准自己當胸一拳，接着又颯地蹲到了地下。

楊萬林也跟着蹲了下去。但人家的苦楚却一點也說不服他。人民公社哪能對付不了那些小問題！他激動得身子哆嗦地說：

“老王哥，光這幾條炕就得招下多少損失哪！你不告我說，咱們全國哪里都有這宗寶貝，有的叫紅薯，白薯，有的叫山藥，地瓜，人人愛吃，吃到嘴里又甜又綿，燒烤溜蒸，晒成片，磨成面，吃饅頭，吃餅，做各色點心……”

王老漢却攔腰插話：“不過這東西到底沒白面好吃！”

“白面？”楊萬林好不氣憤，覺着這是在侮辱甘薯。“比白面，那當然又是一說。可是這甘薯不也有白面大米比不上的优越性

么？单只送到县里化工厂，用做工业原料，就能造出多少珍奇产品！你看，你看……”

他掏出一本小册子，送到王老汉眼前，自己却流水暢通地背了下去，說是化工厂能使甘薯做出淀粉、酒精、葡萄糖、人造橡胶、羧乙酸钠、六六六、肥猪粉、糠醛……二三十样！他越說火气越壮，心里实在搞不通怎么一个薯王，竟会在党的总路綫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技术革命、苦干深钻、赶英国……这些天大的好事出現以后，反而忘了自己的根本！就別說他楊万林自己这些年受的教育，最近可連他那又頑又犟得有时要叫他着怕的老婆都成了技术員！你，你算个什么“甘薯王”！不过是一个跟公社社員們都不一样的糟老头子……楊万林最后簡直是慷慨激昂地說：

“王老汉！你知道不知道，就是将来建設共产主义，甘薯也会是个大功臣呢！”

可是，他面前却不見了王老汉！楊万林赶紧往起一站，背轉身子，却見南星生产大队的一个干部和他的一个表侄，正在跟王老汉說話。他这才梦里醒来似的装起書本，走到人家跟前去。

干部和表侄就是专为找他来的。他勉強跟王老头告了个别，就跟着人家上了街，并讓人家快領他去看看村里另外的秧炕。接着就看到另外那些秧炕有好有賴，賴的也有可以救轉的；村里也还另有几个技术員正在想法整治。他跟大家研究了一陣，又提出了两个紧急措施供参考。队干部和他表侄都留他吃飯，他却晃着自己的干粮包包，怎么也不肯，看完秧炕就走；只是突然想起来問道：

“呃呃，你們这王老汉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干部沒馬上开口。表侄說：

“据我看，反正不是技术問題，也不是客觀条件問題！”

楊万林心里亮光一閃，覺着表侄可正跟他一樣。那個干部却說，事情還沒鬧清，可能有什么思想問題。楊万林覺着不便多問，就直往村外走去。人家也把他送出了村。村外一片好麥田，楊万林信口贊嘆着道：

“嚯！看這長的個嗆實勁兒！”忽又發現一塊好得拔尖兒的特等麥子，不禁呀的一聲說：“長這麼強呀，老天！”

楊万林停住步子，看入了迷。表侄告他道：

“姑父，你不知道？這就是‘甘薯王’那塊幾十年的寶地啊！”

楊万林告別了大家，走了一陣，猛然覺着表侄最後說的那句話，好像是揭出了“甘薯王”的病根！這怕還是一場性命交關的大病哩！他激動得莫名其妙地掏出了兜里那張“良民証”上的象片，竟想要舉起象片上那個骨頭架子似的死人，轉回去跟“甘薯王”說說理，治治病。但見西天上的太陽只剩了幾丈高，又想起自己還得去柳台，這才收起象片，啃着干糧，腦袋冒着油汗，甩開短腿往回奔。

趕到柳台村，天快擦黑了。那兒管薯秧的把式已去楊台找過他。他也在路上想出了給人家治病的方子。大家點提燈，拿手电，看秧子，談問題。楊万林最後提出了他的斷然措施，並且下命令似地叫人家立即行動。人家可跟“甘薯王”完全兩樣，而跟他楊万林一樣地火力旺盛，情緒高昂。甚至还向他保證要立即改進，好像他是個大首長。他也就急急蹦蹦地回了家。

第二天，給史社長匯報了柳台的情況。也說了幾句南星鎮的事。社長又交給他一個增加育秧的新任務，說是要支援外地。但甘薯種母已經找不下多少，他就搞開了二級育秧——炕上不埋種母，從下了種母的炕上剪下最肥的秧子栽上，培育出更多的秧苗。這麼忙了幾天，又抽工夫跑了趟柳台。還上了一趟縣城，

买化肥，去化工厂办事；甚至还想去找找县委刘書記，談几句心里窩着的什么重要話，只是考虑到人家太忙，这才沒去。

楊万林就这么緊張得整天火燙皮肉似的，除了工作，簡直什么事兒都沒工夫去想。也就是在这當口，县委刘書記可突然跟着史社长走进了他的院子！他回身一看，嚟，正是交往了十多年的老刘同志呀！楊万林心里开花，身上发燙，抓住刘書記的手直晃搖，眼睛也盯住了人家的眼睛，嘴里却唔唔啊啊地光挤出些白沫，好半天才对着史社长說道：

“你們这来的，怎么也不告一声哇？”

“哪有工夫告你們！刘書記一到公社就抓上我出发！”社长說，“他今天得在咱們公社里跑好几个大队，專門檢查薯秧。万林，快領刘書記好好看看。”

楊万林嘆呀一声，不仅不領人參觀，反倒当头擋住大家，急促慌忙地問道：

“你們，你們去沒去看过柳台的秧子？柳，柳台……”

从公社所在的北星鎮到楊台，得先过柳台。楊万林却已有三天沒去过那里了！他那脑瓜頂突然爬滿了露水似的珠珠，心眼儿怎么也踏实不了。

史社长說：“咱們是走的小路，还没到柳台。”

刘書記說：“嗯？你对柳台那么担心，对自己倒不担心？”

說完，象要挑挑毛病似的，領头就看。刘書記是第一次来这儿，首先察看的是楊万林盘的炕。他这是个創造，炕面是中間四两头高，就跟元宝一样，他也管这叫元宝炕。理由是炕底要生火，火是往高处走的，这样在炕洞中間点火，就可以保証全炕的温度相同。去年他这么盘了一条，效果很好，今年已差不多推广到了全公社。刘書記对这个創造也研究得很細致。鉆进炕底，哈着

个腰，象战争时期视察地道似地来回查看，闹了一身的黑烟脏土。出了炕洞，又查秧子，挖种母，使地温表量量炕上的温度，一边跟杨万林和史社长说着科学上的种种缘由。全部看完以后，杨万林要求他提提意见，他双手叉腰，轻轻笑道：

“我这完全是学习，哪有什么意见哩！”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又说，“老史，你看看能不能考虑一下，不仅搞一级、二级育秧，还试验着搞搞三级育秧！这能节省更多的种母！万林，你说呢？”

“对！老刘，”杨万林满脸喜气地答道，“你这人也正跟我一样！我也这么想过！嘻嘻！”一边就慌忙作笔记。

杨万林的老婆端来了洗脸水。刘书记擦了把脸，马上就要去柳台。杨万林不禁又有些紧张，他装上本本，匆忙地给老婆安顿了活儿，转身就跑。老婆却又喊叫道：

“呸！又不戴草帽？还要光着你那脑袋去晒油？”

这一回男人没有理会她，追着刘书记去了。

刘书记在街里忽然瞪着两眼，装得严肃而惊奇地问道：

“噢，万林！咱们这社会都发展到了人民公社了，你可怎么还怕老婆？人家呸呀哼呀对你那么凶，你都不敢还嘴？”

“咳，老刘，她一个女人，”杨万林摸着脑瓜皮说，“吃饭穿衣的事儿，爱嚷就由她嚷两句嘛！这又不是什么原则大事！若论工作，哼，那我才不饶她哩！你没见刚才我给她分配工作？那，那她敢不听我的？”

人们都哈哈大笑，直笑了个一路欢。

只有杨万林没笑。他满头大汗，满脸通红。并不是害臊怕羞，还是柳台的薯秧在叫他着急。直到大家进了柳台村，看了秧子，而且都表示相当满意以后，他一颗心这才稳住，并觉着有些疲累地在一个石碾子上坐了下来。而所有参观的以及柳台的人

們，這工夫却給了他最大的夸贊。劉書記和史社長對他的鼓勵，更比剛才在他院裏的時候還要高……

這里面有個緣由。柳台的技术員也有一股钻研勁兒，今年他們沒盤元宝炕。他們嫌元宝炕費工，還照樣盤的平面炕，只不過沒象往常那樣把火洞升在炕中間，而開到了炕的東北角；說是春天多刮東北風，要借風力把火送遍全炕。當時楊萬林覺着這也有道理，就也贊成他們試試。誰知結果却效果不大，火力不勻，秧子越出越不齊楚。社長那一回叫楊萬林過來看看，就是為的這個。楊萬林多日心里有病，也是為的這個。但大家却一時都沒找出改進的竅門。恰好那天楊萬林去南星，偶然見到“甘薯王”院裏那三條秧子還好的老炕，火口盤得很低。他當夜趕到柳台，就說：

“咱們這炕不行！得馬上改！”又拍着大腿，緊急地說，“把東北角的火口改低半尺！那麼着，東北風興許還能把火給吹送到全炕！”

人們採納了他的建議。但他却并没十分把握。不想幾天沒來，現在居然有了好轉，秧子已均勻地回春轉綠……

“萬林呀，”史社長說，“剛才看了楊台，現在再加上這柳台的事實，我看呀，這可算得上咱們公社的甘薯王哪！”

“光是你們公社的？不！”劉書記說，“怕得算上咱們縣里的新‘甘薯王’哩！同志們！南星那個老薯王垮了！不頂事了！新薯王怕要挪到你們北星公社來了！”

這可把楊萬林說的臊紅了臉，甚至連腦瓜皮都紅了。他站起身子，扭着脖子，嘴邊擠滿白沫，却說不出話來。

“不過他如今還只是你們一個公社的薯王！”劉書記解开衣鈕，舞着胳膊說，“咱們全县還一直在迷信南星的老薯王！可那